

讀書錄存遺

宋 天台潘 音聲甫著

潘氏曰學者讀書不明倫喻義雖日誦數千言於身何益

利祿牽引人若不以剛果之心立時斬斷畢竟被他引去

學者入門心裏必須想箇樣子要作聖賢方能去學聖賢事若逐隊過日終無成就

學者不必日日誦讀只養得此心甯靜如明鏡止水發

之文辭道理自然透徹

養心之功莫先於敬敬則心有主而無妄想心體自爾
虛明

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二說
何如曰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如子思說得無病
子思說入道之功只在慎獨何等淺近而達德達道九
經三重位天地育萬物之理又無所不包可見道本
一原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

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非今人不能只是務名之心有
一毫種子便是爲人

聖人教人爲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也心既欲
之何患不至

爲善要識爲善的機關見人之善而慕之見人不善而
惡之此便是機關從此關閉去不使窒塞自自然人欲
去而天理復還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爲人今之學者學其所以爲己此
古今學術公私之別

聖人不是生成的如孔子也好古敏以求之

爲學要勇子路聞斯行諸便能升聖人之堂子夏篤信聖人反出見紛華而悅

知行雖說不可偏廢然識得方能行得若識不透行之未免有窒礙處子夏賢賢易色一章不過是要人力行意思

學者作事看得道理自合如此作便作去鮮有失處若三思而行反惑矣

伯夷叔齊只重君臣之義文王以服事殷故歸之叩馬不從遂甘於餓死

孔子商羊萍實之對皆前知也子張悟得此意問十世可知孔子又以因革損益言之畢竟不肯說破

孔子作春秋特嚴夷夏之辨蓋逆知其流之至此也故曰履霜堅冰至

惻隱是仁之發用孟子以此名仁何等喚醒人心又曰乍見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能把此心充廣便仁不可勝用學者看到這樣言語須潛心體認

孟子稱亞聖其初只在收放心學者不必他求

馬油類編 三
孔子是生知的聖人論爲學工夫渾然如孟子收其放心與夜氣之說皆是他經歷過來說得人覺悟可下
手作

或問存養之功何如曰操則存之是存也使自得之是養也操可也操之太甚便是強制自得可也有意于得便是助長其要只在主敬便無二者之病

心是靈的物存心只要他惺惺不昧性是善的物養性不要他戕害本體

或勸之著述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言先儒著述備矣

吾惟時習之以求吾所性烏用註脚爲也

學問之功務要自得自得在循序以漸求之耳若鹵莽作工夫未免隨得隨失

學者入門工夫不可一類作去須要識得自己病處從病處克將去漸漸自入規矩

世之論人者只據古人之事品評今人不知古人未必盡賢于今人今人不必盡如古人只觀其心術邪正而已

今之氣化與古不同今人有六七分好處也可同古人

看了故曰古人惟恐其好名今人惟恐其不好名也
學者要變化氣質氣質沈靜則漸漸開明用功有益如
自以爲是的人那能潛心去學

學者平居本等該作的就依理作將去便是道學對人
說道學便不是了

爲人只要心虛心虛則無事不好作

楊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的言語我看他
道理也未透悟雖描得箇影子那得像聖人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酷似繫辭觀他氣象語言聖人體

段已具橫渠還有未純處

伊川見人靜坐每嘆其善學此程門主靜工夫心中自
有箇主宰非徒兀然槁木而已

橫渠論性而兼氣質之性元晦謂其極存功于聖門此
言未是蓋性卽天所命之理說性便本善而無惡氣
質只是氣豈有理氣相雜而可謂之性也大抵人之
有善有惡者氣稟所拘更不可著在性上去故孟子
始終只說性善

游揚爲程門高弟定夫德學政事遠絕於人龜山出處

一節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終是強護他短處也
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后曰幾枉過了一生逐潛思力行
盡得其傳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聖賢地位何憂不
到

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爲亂階據春秋名札之旨也蓋立
嫡以長先王已亂之道兄終弟及謂兄弟之無後也
當時壽夢立札而札果立焉則光必以弑僚者而弑
札矣札之讓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况不讓乎
孔子書名非貶之也峻防也不可以此而病札

爲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但能轉過頭來作事便好如
張橫渠是箇樣子

朱子看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故體認精切非人之所
及

或問朱陸之學曰子靜學得其大元晦務在細密處講
求人謂其禪寂支離皆非也其本原竝無可議

子靜天資高合下便從源頭作起元晦固穎悟卻從造
詣作工夫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別其後亦皆歸一
了要自鵝湖會後各從切磋中得來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王荆公初要作聖賢事業後來作得甚齟齬只是不先
義利之辨

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韓張良漢諸葛亮晉陶淵明皆
不忍故國之亡猶篤守君臣之義且說得極是光明
臨川吳先生學術近世儒者皆不及獨不明孔子赴東
山佛胥之意耳

爲學不可銳進亦不可無常心無常心則閒斷而前面
工夫皆無益矣

君子爲學須先識得源頭不差然後一節一節作去出

處動靜語默取予皆得其當

靜涵天下之理則無體動妙天下之感則無用無體無
用則神化合一而君子之道全

爲學要立志志不立則易遷

君子出處不可不正出處不正雖有學術終成不得事
如楊雄之美新徒貽譏後世

人心有覺悟處方能改過向善若茫然罔覺焉能有進
忙中遇事不可跼蹐靜以待之自然少失

張良輔漢誅秦蹙項平定天下卽辟穀從赤松子遊先

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若非圮橋挫其英銳焉能有成此固天所以助漢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功成辟穀信非儒者不能

漢高謂安劉必勃此言後來特偶合耳那時北軍右袒恐重厚之勃畢竟無能爲也

溫公以文帝誅薄昭爲當而明道謂宜議親較情與法耳不知文帝寬厚之主以柔道理天下此亦仁者之勇若無此一節未免優柔不斷奚待平帝而後篡哉史稱文帝有刑措之風觀其憫緹縈之代父而除肉刑

恐非明刑弼教之比

子陵之不屈固難光武容其加足于腹尤難故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東漢永元以來多賢人君子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徒知勵名節而無撥亂之才故反爲宦戚所害耳

予觀程史未嘗不掩卷流涕姦臣嫉賢悞國何一至此極也

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眾遂褫兀术之胆非書生叩馬一諫宋鼎幾復矣萬世於檜應有餘恨也

人言陸秀夫何窮蹙如此子謂國運至此勢已莫爲然
甯蹈海而不書降表較之歷代亡國其忠義之氣猶
當與日月爭光

